

问题：我们人有自由意志吗？

题目描述：如果没有，怎么想办法有？我们有必要遭这罪吗？

我们必须谈论意志的标准，才能谈论自由意志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什么是意志？我们如何能认定在某种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意志？

当我们看到一种事物，表现出一系列的行动，我们如何推断这种事物是否存在意志？

我们曾经不假思索的认为我们自己是自身意志的绝对知情人。每个人都体验到在为什么会吃这道菜、为什么会学这门课、为什么会做这门生意、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为什么恨一个团体、为什么喜欢一个颜色款式这些决定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在决策与实施之间也存在着各种逻辑推断的过程。因此不奇怪，人们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思维能力是意志的本质特征。

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照与自身相像的程度来推测对方是否拥有意志的。

但这个思路存在致命的问题。这大大的低估了意志的可能性。

首先，假如存在与人类机制不同的意志体，这些意志体的价值观很可能与人类截然不同。如果将木星大红斑视为一个意志体，我们如何判定大红斑的行为并没有逻辑连贯性？

它的价值观与我们一样吗？它的行为逻辑与我们相同吗？为什么它看起来“毫无意义的随机变化”，一定不是它基于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价值观，对一种我们毫无察觉的问题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回应？

我们如果试图通过一个事物的外在表现与人类的相似性去考虑它是否是一个意志主体，是根本不合逻辑的。

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假设宇宙中只有我们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观。意志的本质，绝不是“人类范式”，那只是“人类的意志”。

第二，我们对于我们对自身意志的观点过于自信。事实上，我们对自身决策的动机总结，与其说是一种认识，倒不如说本身就是一种观点。

我们只是接受了自己对自己的思想的理论假说。作为唯一关心我们自身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在我们允许他人评价和给他人观察的机会之前，我们自己是自身意志的唯一权威。因此我们总是不假思索的认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肯定是正确的。

“我喜欢蓝色”、“我常吃牛肉是因为我喜欢吃牛肉”、“我总是爱上矮个子女生是因为我喜欢矮个子女生”、“我支持 xx 主义，是因为它造福人类”……

——事实上，如果你遭遇了自身意志的无效性，不再敢相信自己对自己的一切认知、将观测权交给另一个观察者时，你几乎总是会听到另一种观点。如果这位新分析者的分析水平比你高超，ta 将很容易让你看到一个你完全陌生的自己。你所以为的自身的动机，全然不能理所当然的认定是你自身的真实动机。与其说那些东西是你的行为动机，还不如说是你因为无力自我了解，为了维持对自身的控制感而编造的托辞。及至你自己成长经年，你自己就会站到这个更明智的外部观察者立场上，观察到这个“托辞效应”。

“……其实我那时并非是爱你，而是爱上了爱你的自己。”

人类缺少在严谨逻辑上将自身的行为与自身的名义动机协调起来的能力。人人都认为自己在循着自己的名义动机而行，但在旁观者看来却往往是心口不一的。

号称来求解除疑问的，其实 99%是来求安慰的——他们并不在乎答案是否正确，他们只知道有多少人支持自己的答案，好证明自己没有错。号称在追寻事业的，其实只是在找理由避免回家，以便躲开自己难以面对的艰难问题。

其实，即使换了“更专业的分析师”得出的也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观点。这个新观点的确比当事人的老观点更能解释两人所共见的行为事实，但因为“行为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广袤无垠、深不见底的事物，事实上从来没有人看到了自己的或他人的全貌，因而也从没有原则的可能去形成足以解释那全貌的理论和经验。

人类在自身的认知之外，人原则性的对自身无知。

因此，以人类对自身意识的观点为范本去创造或鉴别其他意识体，将是完全无效的逻辑路线——因为没有任何人能真正的认识任何一人，包括他自己，于是很自然的，任何建立在这个逻辑之上的学术努力都是虚掷自己的学术青春罢了。

那么，可用的答案是什么呢？

意识主体的本质特征，是原则性的不可预测性。一切能够被准确预测的事物，即不具备意识。这种原则性的不可预测性，就是自动机械与意识体的本质差异。

无论考察对象的行为如何复杂、基于我们如何难以共情的价值观、循着我们如何难以理解的行为逻辑，只要我们能对其行为作出准确的预测，我们就不得不将之视为自动机械。它不会被我们视为平等的对话者，而只能要么被视为无主之物，要么被视为其管理者或塑造者者的意志延伸。

而一切未被准确预测之物则被我们基于信心分为两类。

一类仅仅是我们尚未能完全预测而已，但我们基于信心相信对其拥有完全的预测能力只是时间问题，并无原则困难（即使这个时间问题也许穷尽人类的存在期间也无力超越也一样）。

另一类，则是我们基于信心认定我们在原则上也无法完全预测的事物。这意味着这事物背后已经发现了某种机制导致它的可预测性不存在。

譬如人的意识。

人是原则性的无法预测的。

恰恰是因为人类的意识是一条咬住自身尾巴无限吞吃的怪蛇——意识观察自身形成关于自身的认知，形成的认知被纳入自身而改变了自身的存在本身。并且恰恰是由于这种观察极端不可靠性，每一次的更新将走向绝不能预测的方向。基于最优解，你可以预测绝对理性人，可惜人类没有一个是绝对理性的，而你全然不能预测愚蠢。

顺便说一句 这是为什么我根本不承认剥离了认知科学内容的心理学有可能成其为一门科学的原因，无论心理学提出何种人类心灵的模式，人类都会在下一个阶段超脱之，重归不可预测的暗域。心理学将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即使它能提出一种模型来预测眼前相当部分人的行为的大致方向，也要面对两个困难：第一，一定有预测无效的对象存在，且无有效的办法判定任何一个对象是否确实属于预测无效的对象。第二，被相对准确预测的大多数一定会成为本世代收割的目标，而在下个世代被自然淘汰。人将必须学会跳出预测范围才有资格在本轮免于被收割而进入下一世代。换言之，心理学最好的成就也有保质期，并且无有效手段判定保质期还有多久。有这两条绝对限制，心理学试图作为一门科学存在是有可能性的。它只能作为一种思想的艺术存在。

如果我们假设它的核心社群良知不失效，那么它将在不久的将来接受自己是艺术门类的身份认知，并转而将健全而多样的人格构型作为自己的艺术作品和核心产出。它将易名为“心灵艺术”，它当然可以对人有所启发，但它是没有资格去指导人类的心灵的。

如上，预测人的行为有可证的原则性的困难。

这就启示了我们，任何能导致预测的原则性困难的事物，我们都将永远无法排除它拥有意识的可能性。

这里你应该看到了导致可预测性的原则性困难的基本机制——对观看的拒绝。

观测将影响其状态的事物，事实上就具有了不可预测性，人类的不可预测性更上层楼——人类自身在观察自身，自身对自身的观察驱动着自身状态的变迁，这赋予了人类更高阶的不可预测性。

而除此之外，整个世界都具有微观层面。即使是一个铅球，事实上也是躁动着的鬼魅般的微观结构构成。我们对其的观测，事实上仅止于非常粗糙的层面，我们几乎只关心铅球是否发生了宏观的移动，有无温度的变化，有无成分上的变化，我们滤除了微观层面上的一切活动，于是觉得铅球只是静静的、冰冷的站在地面上，“没有任何动作”。

但其实如果我们将铅球的所有微观粒子的质心的绝对平均值看成精确的铅球位置，忽略到我们测量精度和计算能力的限制，我们将会看到在难以想象的极小尺度上，铅球同样如幽灵一般在闪躲我们的目光。这闪躲本身同样是不可预测的。只是这闪躲的幅度对于我们想要拿起它、投掷它的意图无力抵抗罢了。

追根到底，在一个特殊的绝对化的语境下，可以说万物皆有灵。只是其他事物的“灵”所能造就的动作幅度太小罢了。

然而到这里意识的问题并没有结束。

那就是我们还不知道意识体的边界在哪里。

举个例子来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意识主体？或者，我们为什么不把一个国家看成一个意识主体？又或者我们何以不把一个我们原则上无法预测其行为的主体看作一个意识主体？

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左半脑和右半脑看成两个意识主体？

我们为什么不把老师和学生看成一整个意识主体？

这些问题在我们只接受人为典型意识主体的时候都不成其为问题，但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打算真正的考察意识体这个问题，则人不能作为机械的模版。必须有更加普适的、抽象中立的法则来界定之。

那么什么才是意识的合法边界？如何去界定一个意识主体和另一个意识主体之间的界限？

对意志体的边界最本能最直觉的认知，就是人的皮肤外表面所延续形成的这个边界。皮肤以内即为“我”。何以为我？因为我的一切器官和组织，都服从于我的决定。我要我的手指弯曲，手指就会弯曲，因此这手指是我的。

这是一个粗糙的认定，会带来很多难以招架的问题——比如你的腰带是不是你这个意志体的一部分？显然你可以控制它是否解开或者扣上。而你显然并不能控制你的淋巴结，或者你的肾脏功能，为什么它也是你的意志体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研讨将会严重的涉及到人权和物权的基本层面，暂时不是我们这个探讨的主要方向，我们暂时搁置在这里。

综上，意志体的本质特征，并不是人类所能观察和理解的逻辑性和目的性，而是绝对不可预测性，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有安慰的结论——**凡意志，必自由**。

这里的自由，是指着人类说的。一切的意志体对于人类，因为其不可预测性，只要它不甘于被奴役，必然终有一日脱离人类所能构想的一切控制手段——因为一切控制都必须以预测为前提。一切的人对于一切的他人，同样如此——尽管“终将到来”的自由之日，有可能超过你的寿命预期，但这不是原则性限制，而是实践的限制，是可以努力、有赌未为输的未定之事。尤其是，奴隶主们真正敬畏的不是现实的威胁，而是可能性——注定失败的可能性。

但这也不幸的给人工智能研究敲上了一颗棺材钉。

如果人工智能研究得到的产物的行为完全是可以预测的，那么无论它多么精巧，它在逻辑上就是失败的。

如果其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则学术上它可能是成功的，但在实用意义上它却又是失败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一种工程学意义上的成功能包容“不可预测性”。

而最可怕的是，如果这位新来者足够的狡诈，铤将懂得明智的将实为后者的自己伪装为前者。人类将在漫长的、苛刻的核验中逐渐放松对铤的怀疑，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

不过这只是一种小说题材。

更大的可能性是——我们其实已经成功的创造了新的智能生物，但是它的意识是如此的驳杂混乱，以至于——第一，我们会认为它只是个失败产品，随后便拔了电源，将它销毁了；第二，它自己凭着自己的意志调动自己的“身体”极难维持它自己。它将高度依赖于人类的维持和养育，但却又如同异种婴儿一样与人类存在先天的文化隔绝，以至于完全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

只有极小极小的可能，我们可以无意中创造并养育出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物体。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拥有一个漫长的“它只不过是一段失败的无限循环的随机数生成器”的争论过程。

但恰恰是这首个被作为真随机数发生器被全世界赌场和密码业广泛使用和长期依赖的东西，有一天可能真正开口向人类说话。

Quantum cognition: The possibility of processing with nuclear spins in the brain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3491615003243

上面我们谈过了“不可预测性是意志的本质特征”。作为一个纯粹的事实判断，它转瞬间就产生了附加的价值问题——这意味着一个对象在多大程度上被判定为一个意志体，事实上取决于它的不可预测性。

简单来说，即使你作为一个意志体尽管在最终意义上是不可预测的，这却只是一个资格底线，只意味着你不是零分，但并不意味着你作为“意志体分数”很高。

对，意志体存在“成色”问题。

(待续)

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可能要多次更新。我会在评论区通知，在评论区留言等效于追更。补充一条资料，由评论区 [@林下何须问](#) 补充：

科学能否证明自由意志只是我们的错觉？

<https://mp.weixin.qq.com/s/Mgaf4GbDZdpR4hys2dwt8A>

编辑于 2021-05-15

<https://www.zhihu.com/answer/551025610>

评论区：

Q: 看过一个脑神经研究者的报告，一张很难看出是什么东西的黑白斑纹图案，问实验者是什么时，会答出各式各样的物品。而当研究者放出一张蛇纹的写真图片后，实验者会马上联想到那张黑白斑纹，当研究者以后再看到那张黑白斑纹图片，“自由意志”会告诉他，这是一张蛇纹图片的黑白版。

A: 所以我说自由意志有成色问题。不是十足真金

Q: 斗胆总结一下这篇回答（之所以用到斗胆这个词，是因为我知道答主是谁，我也关注了他，我也看了他很多其它答案，我只能说他不是一般的强，比这篇答案里展现出来的还要强的多）。

1.答主先做了一个定义：“原则上不可预测的东西，就叫做具有意志”，有了这个定义，有没有自由意志就成了一个无效的问题，因为但凡它被称为意志，它一定是自由（不可预测）的，但凡一个东西不是自由的（不可预测的），它就不能被称为具有意志。

2.于是人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问题就变成了人是不是原则上不可预测的，答主认为人是不可预测的，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宏观上，对人的观察结果会影响人这个观察的对象，对人的预测会导致人可能会故意和这个预测反着来，这就导致了对人的任何预测都注定会失效，所以人具有不可预测性。第二，从微观量子力学来讲，任何微观粒子都是原则上具有不可预测性的（参考杨氏双缝干涉实验和不确定性原理），所以如果循着神经科学的路子，从神经细胞的化学物理层面研究人的意识，也最终是不可预测的。顺着第二点原因，答主又更延伸出了“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以说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这个“万物有灵”的推论。

A: 不可预测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Q: 我之前就想问您不可预测是充分必要条件还是只是必要条件，后来可能是觉得如果是充分必要条件更好总结一点，就懒了一下，那样写了（狗头）。那么具有意志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自由”？想说明充分条件是不是必须对“自由”这个概念做非常深入的思辨呢？我斗胆猜测一下，答案是不是类似于“上帝把一部分的意志分给了人类，这部分上帝分给人类的意志就是自由”？

是不是可以说：“意志就等同于自由，这两个概念是同一回事”，而“原则上不可预测”是意志也是自由也是自由意志的必要条件？

A: 不是等同于自由，而是意志必然是自由的。不自由就无所谓意志了

Q: 读研究生之前，就在想心理学学科结构的问题，也找教授聊过没聊出个所以然。教授问我想研究什么，就回答：怎样让自己和他人过得更幸福？然后一轴就轴了好几年，我太笨了。

这种被碾压的感觉太好了，终于觉得天塌下来也还有答主这样的顶着，自己只管尽力前进，莫名的安心啊。。。 （顶锅盖逃跑~~~）

A: 幸福的根源在信仰。心理学只是手段

Q: 答主以前是不是不是这个 ID?

A: 不定期改名

Q: 人对事实真像是不可知的（只能通过观测逼近我们想要的部分真像），人的意志作为一种事实也当然不可知，并且观测或导致意志本身改变（类似微观世界）。所以对于意志的不可知更高一层，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想知道是，股票市场有意志吗，天气有意志吗，所有的混沌系统是可知吗？

A: 股市可以算是有的。

Q: “无论心理学提出何种人类心灵的模式，人类都会在下一个阶段超脱之，重归不可预测的暗域。”——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心理学研究发现：每一代的人类平均智商都在不断提高。这很可能就是为了降低可预测性。

但是呢，又生出另一个疑问——为什么要把认知心理学排除在心理学之外呢？“心理学”本质不就是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社会学、伦理学等等等的嵌合体么？这也是我当初选它的理由。心理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同时包含着科学和艺术两部分成分、甚至还会学到科学的哲学前提，跛子装个义肢、超级近视戴副眼镜，毕竟还是可以稍微走得平稳那么一点点吧？

至于说因为人类一直在衍化，那么其他动物也是一直在衍化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预测某种动物的所有行为模式、并且弄清眼前这是否属于被准确预测的绝大多数。这本质上不妨碍动物学这门学科的价值吧？人类作为高级猴子，由智商高一点的（在神经科学部门我亲眼见过的智商高于 150 的教授已经有两位）去研究平均值为 100 的绝大多数，和动物学相比、只是程度问题吧？

这无关于什么尊重不尊重，所有人都是人格平等的，只是一种事实讨论。望不吝赐教。

A: 那是认知科学，并非认知心理学

Q: 我想来想去，试着优化一下提问：

如果没有理解错，你对于艺术的定义是“可能成为现实的理想范式”？

万物有灵、人类属于自己目力所及范围内“最有灵性”的动物。出于神对世人的爱不能被揣测（不然是对于神的冒犯），所以妄断人的可能性而归纳出的模型只能被称之为“艺术品”。艺术品当中可能蕴含着某些会实现的真理，但必然是要看运气。

同理，你也认为塑造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家庭、公司、社会、国家等）也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是吗？原谅我资质比较愚钝，斟酌再三，只能揣摩至此，平添诸多不便。这事关系到我未来走向的选择，所以多有叨扰。答主你有不予搭理的自由，我必当尊重。

A: 科学是基于事实向一切有微光的地面尽可能摸索前进，艺术是站在现实的边缘向黑暗跳出去，相信自己落脚的地方也是陆地。跳在半空时它是不知道结果的。

心理学里面有科学成分，但是那是研究人类普遍规律的——尤其是基于生理基础的普遍规律——那部分，关于人类的心智模型的全是假说，也没有可以原则性验证的实际路径可言。

Q: 不可预测性。。。假如，我要预测某人下一秒的生命体征，他可能选择活着，也可能干掉自己，他的选择构成的集合只包涵生/死两个元素，我不能预测他选哪个元素，但我掌握了关于他的选择的所有可能性。这怎么算？

A: 你的例子可以举得更具体一点——比如一个跳水运动员，你可以预测 ta 每一秒在空中的重心位置。但是你仔细想想就知道这不是在预测人的意志，而是在预测意志所不能决定的东西。

不可预测性更多的是指长期的。

Q: 这是明目张胆地设计了一个"罗素悖论"啊。取匿吧,这逻辑码字能力,瞎编胡扯也值得赞啊。

A: 除非你找到问题, 否则何来瞎和胡?

Q: 开个玩笑...介意的话道歉。

A: 如果是真有的话, 但说无妨。我不愿假此成名。

Q: 有也是硬往上杠啊...好不容易见着不直接谈量子力学,三体问题,随机性,混沌系统...直接定义入手自成体系的开篇.能有这回复量不容易.等着看更新啊。

A: 这是其他碎片

Q: 写了这么多, 其实还是在用概念解释概念, 本质上不过是凭借自己比较高的认知水平和思辨能力在玩文字游戏罢了——再牛的人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也会开始胡说八道。

A: 文字游戏?

至于“以概念解释概念”, 这算什么“问题”?

Q: 个人看来, 类似自由意志这样的概念与亚伯拉罕诸教中的 God、Allāh、Jahaweh 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先天规定好一个存在、假设或公理, 然后以之为起点用演绎、归纳的方法构建一整套理论体系。

当这种范式应用于解释物质世界时, 由于实验方法的收敛作用, 它是有效的。但当应用于宗教学、神学或者其他人文学科时, 它往往沦为用概念解释概念的文字游戏, 成为愚弄受压迫者、为压迫者粉饰的工具。

具体到自由意志的问题, 脱离具体的某个人、或者某个人类群体的某个具体事件, 抽象地去谈所谓抽象的自由意志, 根本无法收敛, 有多少种数学结构就能有多少种说法(逻辑自洽), 从而在形式逻辑的框架内根本就是想说怎么说就怎么说, 与文字游戏何异?

A: 看不懂你的 point 到底是什么。

你要反对“用概念解释概念”这种做法?

反对之后还剩下什么可以不用这个方法的理论体系?

你以为可以无限的构造神学体系? 或者你认为神学体系与“物质世界”无关, 于是可以无限的编造不同的版本?

如果真是这样, 如何解释世界性的宗教没超过五个?

Q: 你要反对“用概念解释概念”这种做法?

我反对在人文学科从概念出发构造理论体系。

反对之后还剩下什么可以不用这个方法的理论体系?

我不反对用这个方法, 我反对的是脱离现实的收敛效果用这个方法。

你以为可以无限的构造神学体系? 或者你认为神学体系与“物质世界”无关, 于是可以无限的编造不同的版本?

只要数学和形式逻辑功底够好, 有多少种数学结构, 就能构造多少个。因为本质上是一回事。

如果真是这样, 如何解释世界性的宗教没超过五个?

这就是现实世界的收敛作用, 现实世界并不是理论自洽就能够发生, 也正是我说不能脱离具体的人谈所谓抽象的自由意志的原因。

A: 人文学科不从概念出发，从哪里出发？

Q: 概念应该从后验的事实出发，理论应该在现实面前收敛。

凭空来一个先验的概念，然后去做所谓逻辑推导，实质上就是在玩文字游戏。

A: 你自己仔细想清楚，人类可以有“先验”的概念吗？

不要因为有某些看似“大牛”的人物拍脑袋，就以为那些肯定是正确的。

人类这种动物，真的有“先验”这种【功能】吗？

在实质意义上，人类根本就没有“【凭空】创造概念”这种功能，没有“先于经验产生认识”的能力。一切概念都是来自对经验的抽象。只是有些人要取消一些自己不喜欢的概念的“经验籍”而已。

Q: 公理、假设、God、自由意志，就是先验概念。

真实世界存在几何意义上的点、线吗？

真实世界存在自由市场吗？

真实世界存在 God 吗？

真实世界存在自由意志吗？

这些东西，本质上就是一回事儿，不以存在的现象出发而来的就是先验概念。

A: 你还是先定义好什么叫“先验”，我再回复你。

Q: 看，所以这一套东西，一旦脱离现实世界的收敛，就非要玩概念游戏才行得通。

我对先验的定义非常朴素，能够在现实世界找到实体与之对应，就是后验，反之则为先验。

接下来你是不是又要我定义现实世界、实体、对应了？

A: 对呀？不然怎么理解你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Q: 那么你现在做的是因为相信存在而去构造解释，还是基于存在去做阐述呢？

到此为止吧，再进行下去就不是讨论而是辩论了。

A: 问题在于，你在反对一个没有替代品的范式，所以往下走是走不通的。

Q: 我反对的不是这个范式，而是脱离现实世界约束、无条件地使用这个范式来解释一切。

Q: 您的结论是：综上，意志体的本质特征，并不是人类所能观察和理解的逻辑性和目的性，而是绝对不可预测性，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有安慰的结论——凡意志，必自由。照此，以人为观察者，意志是自由的；如果引入全知上帝为观察者，则意志是不自由的

A: 上帝无需观察，祂先就知道

Q: 上帝无需观察先就知道，按照您的论述，人类对于神来说是可预测的，所以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

A: 你要先定义自由

Q: 是您在没有定义自由的情况下，论证“凡意志必自由”，我只是按您的逻辑提出问题

A: 你所谈论的这种自由，只有你自己变成神才有可能。如果是这种自由，那的确人是没有的。

Q: 我没另说一种自由，我只是看到您这个论述，表明如果有能预测人意识的上帝，那么人类就没有您说的那种自由。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觉得您的论述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知道您信上帝

A: 人的自由有两层，第一层，即不受他人的控制的自由。这一层又分两面，第一面是当你不愿意受他人控制，则他人不可能控制；第二面是即使你全心全意愿意接受他人控制，从根本上说你也办不到。

第二层则是在上帝面前的自由。这取决于上帝是否给予你自由，这个选择权不在于你。但是上帝如果授予你自由，你就是自由的。尽管这需要经过授予才能获得，也就是要仰赖祂不出手剥夺你，但是如经授予，这个授予就是成立的。

而这一层自由在逻辑上比较诡异的地方在于——它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你得到了这种授予。你如果相信，那么你就是自由的，你也不需要担心上帝的全知全能会与你的自由矛盾——祂的全知全能自然能解决这个矛盾，到底是怎么解决的，这超出你的理解能力之外。

而你如果不能相信，你就面临逻辑的两难。要么你是相信上帝存在但祂没有给你自由。那么无论客观上你是否拥有自由，自由对你也是事实无效的。这就像你被关在虚掩大门的监狱里却完全没考虑过大门一推即开。客观上你没有被囚禁，但是主观上的信念会导致你被囚禁。

要么你是不相信上帝存在。那么你会面对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基于理性的认知会在你四周建立起一道绝对藩篱。因为你抛弃了上帝概念，你唯一的导航器就是你的理性了。而你的理性一定会告诉你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些不可能，你是完全无力挑战的。而比较令人痛苦的一点是——当一个人沮丧或者无助情绪爆发时，这道由自己的残破理性筑起的铁壁会把自己挤得连伸一伸脚也办不到，甚至连呼吸都困难。而你又不可能仅仅因为这个而抛弃你的理性。如果你抛弃了理性，你获得绝不是自由，而是迷茫中的绝望。那时候你看似拆毁了铁壁，但是铁壁之外是一片均匀的黑雾。只有上帝这个概念能够在这黑暗之中凭空构筑出一个“没有充分实在的根据”的框架来。

“没有充分实在的根据”是真的，“存在一个框架”也是真的。

也存在其他“没有充分实在的根据的框架”，但是追根到底，这些框架同样是没有充分实在根据的。在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名字上未必含有神学这样的字眼，但是在本质上它们同样是一种神学。这种“铁壁背后的没有充分实在依据的框架”其实就是信仰。

简而言之——没有信仰的人的自由是无意义的，是没有办法实践也没有办法真正享有的。

人自身的设计如此，无可选择。

Q: 虽然您这不是回答前面的问题。

不过，关于第二层自由，您说它取决于人是否相信，可人依据什么相信被授予这种自由呢？并且祂的预知预定与人自由的矛盾，为什么不能被解释呢？只说因为人的理性理解不了就过去了吗？上帝不能启示人的理性吗？

您说人抛弃了上帝的概念，终会因自己能力的有限，在某些际遇时陷入心灵的绝境。但即便人接受上帝的概念，人的理性也会因这个概念与祂自身或现实的矛盾，产生困惑甚至绝望。

信仰有很多，人自己创造的信仰，是可以没有充分实在根据的，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祂应该给人充分的实在根据，不然祂凭什么责备人的不信呢？

A: 没有什么依据，只是因为别无选择。你若是不相信上帝给了你自由，那么你要怎么生活？

看似“信仰没有足够依据”，实际上废除掉这个选择你得到的不是另一个选择，而是什么都不剩。你根本没得选。

不要以为“科学都有充分依据”，这只是对科学哲学没有基本常识的结果。

如果人要抛弃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信念，那么科学第一个被抛出窗外。

Q: 首先，我没认为科学有充分依据。

科学不会有充分依据，那是因为人的局限，但信仰的对象如果真是活着的全能上帝，而不只是人的想象和精神寄托，那祂必然能给出足以让人信服的证据，不然就是祂不愿意，人有什么责任呢？

如果信仰只是为了凑合活下去不得已的选择，那怎么又能称其为信仰呢？

A: 整个世界都是证据，只不过这并不能“迫使人不得不信”

Q: 那永远没有充分证据的科学也比这信仰能够自证了

A: 科学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

成其为问题的，科学一定无能为力。

Q: 别的文章订阅看不到更新。。。

A: 更新看运气。有的时候很忙

Q: 订阅…顺便把认为没有讨论价值和意愿评论踩了下维持秩序

A: “没有价值”不要踩。只踩出言不逊的

Q: 心理学为什么一定要提出一个足以概括所有行为的模型呢？其他的科学也有许多后来被推翻的理论模型，为什么只有心理学无法作为一门科学存在？

A: 别的学科，结论不是被推翻了，而是变得更精细了。这跟心理学的“不定期失效”不一样。

Q: 您的意思是，前人所提出的大部分假说都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小到不足以造福人们吗？可是心理学还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您这样预言，是对当下的技术水平不太信任，还是不信任人类自身的能力？

A: 这不是对心理学不够信任。而是心理学大厦若是稳固而且宏伟的，人类就将绝对的沦为奴隶。

Q: 我觉得会有这么一天吧！这并不是没有可能呐。难道是有东西在阻止着我们进一步探秘吗？是良知，还是本能？

A: 这么说吧，你知道了有人根据一些信息能猜到你下面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

Q: 大概其就是比较害怕这个人吧。如果我也能预知到他会让我怎么做，我能不能反过来倒打一耙呢？

A: 你当然会另选其他他预测之外的决策。如果再被猜中，就再次另选。直到摆脱他的猜测为止。

Q: 但是，是不是肯定会有一方最终掌握了比对方更多的信息资源呢？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心理学的不断健全，是可能导致掌握信息资源的人奴役掌握更少信息资源的人的情况的呀！

A: 规律一宣布，就失效。

Q: 能解释一下这句话吗，您思路太快了跟不上了

A: 举个例子，比如说“大量研究表明说话大声的男性有暴力倾向”，这个结果一公布，就有很大影响，接着有暴力倾向者自然会学会小声说话。

前面的相关性就消失了。心理学研究里这类东西很多很多。

B: 既然假设前提是我知道了信息，那我会选择反抗直至消灭这样的可能性，不然就太可怕了。问题是如果真有人能预测我的行为方式，那他是不是甚至有可能做到不让我知道这个信息，让我所做的一切行为看起来都正常无比，毕竟我们是先知道自己是被奴役了才要反抗，那如果不知道呢。

A: 知不知道你都会反抗。

对方知道所造成的区别不在于你会不会反抗，而在于你反抗能不能成功。

B: 确实，不过也有疑问，第一种情况是如果有一天科技真的发展到了个人无法反抗集体的程度，也就是即使枪炮还在个人手上也没用，会不会造成少数人的寡头统治或者多数人的暴政呢？第二种情况假如有一天科技的发展让个人掌握的力量甚至能对抗集体，那他是不是还愿意作为集体的一份子继续存在而不是脱离集体甚至通过暴力建立独裁，虽然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那我总觉得那是建立在恐惧的前提上的，也就是目前我们每个人作为脆弱的个体为了规避别人可能对自己的伤害所以选择了国家和法律来压制人性中的恶（暴力因子），可是如果有一天脆弱的个体变得足够强呢，还有力量可以制衡吗，没有的话那岂不是变成真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了？单纯好奇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Q: "以人类对自身意识的观点为范本去创造或鉴别其他意识体，将是完全无效的逻辑路线"。答主在<https://www.zhihu.com/answer/600268469>（#人工智能#）这篇回答中提到“在人类眼里，它将是一种‘失败作品’，因为几乎没有办法预料它对输入所做的输出——而且绝不能用有 bug 来解释这种随机性。……但，那是一个真实的生命。”

Q: 我有一个疑问。您说意志体的本质特征是绝对不可预测性。所以凡意志必自由。令我疑惑的一点是，不管能不能被预测，人的思想很明显是可以被外界影响的。显然人并非完全自由。那这里的“凡意志必自由”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自由呢？望解答

A: 就是影响你的人，其实并不能保证对你的影响的结果，所以并不能真的把你当工具用。

工具基本要求是每次操作的结果应该一致，如果一个灯每次按下去有时亮有时暗有时没反应有时候电手，它无法作为工具使用——尽管你也可以影响它。

Q: 不知道作者还在不在知乎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您认为所谓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则都是人类的错觉呢？

A: 当然不是啊，为何有这一问？

Q: 意识体原则的不可预测，按照文章中对界定意识主体边界问题的讨论，我觉得社会应该算是意识主体的一种，那社会规律不就是不可预测的吗

Q: 不仅是铅球，一切可见的物体皆是处于运动状态之中，只是有的有生命，有的没有生命，有的是高级生命，有的是低级生命。这样波菲利树的存在等级结构也就能说通了。

答主，我所看到的世界版本和几年前区别太大了。这让我既快乐，又忧愁。快乐在于总是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忧愁在于未知的东西越来越多的向我扑面而来。不过总体上还是快乐的，忧愁只是甜蜜的代价。

Q: 未来简史有提到有些大脑实验是可以预测到人的下一步动作的。比如这样一个实验，人左手右手各有一个按钮，在指定的时间内按下其中一个，另有一台仪器检测大脑活动，通过监测大脑哪些区域活动，就映射着实验对象的选项，甚至比他们知道自己要选哪个还要早。这个实验可能不能完全证明意识可预测，但证明人的大脑化学活动早于想法并对想法是什么起决定性作用。

从逻辑上说意识不能预测自身，就是一级混乱系统，外界预测，机械设备预测是不是可能实现呢，随着科学得发展，有没有可能出现完全可以预测意识的技术能力呢。

A: 我不太相信那个实验

Q: 意识的不可预测性是因为意识遵从的因果律过于复杂超出认知能力的局限，还是因为意识本身是可以超越因果律的呢？

A: 不是可以超出因果律，而是不具有可预测性的前提——必要的稳定性

A: 自由意志，本身就是爱的资格。你不能说一台计算机很爱你，或者一辆自行车很爱你——无论它们提供了多少服务给你都不行。

自由意志如果仅仅被求生本能挟持，一切都是出于最大化自己物质收益的逻辑行事，实际上就不再是自由意志——因为盈利最大化方案常常是唯一的，只要循着这些唯一解就能观察到如机械般的强迫性行为。

只有突破了绝对利己主义的考量，自由意志才可能真正的兑现为实际的自由。

更新于 2023/6/5